

11

青少年版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

故事精编

卷六十至卷六十二

青海人民出版社



04.3

-11

11

文白对照

资治通鉴

故事精编

卷六十二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责任编辑:李 清
封面设计:赵冀江

文白对照《资治通鉴》故事精编(青少年版)

冯克诚 田晓娜 主编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华龙印刷厂
开 本: 32
印 张: 140
字 数: 3365 千字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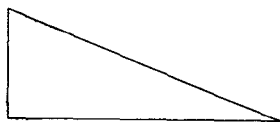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225-01472-2/Z·80

定 价: 168.00 元(全 35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汉纪五十二

孝献皇帝乙	(1)
汉献帝初平二年 ...	(1)
汉献帝初平四年	(34)
汉献帝初平三年 ...	(19)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一·汉纪五十三

孝献皇帝丙	(41)
汉献帝兴平元年 ...	(41)
汉献帝兴平二年	(54)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汉纪五十四

孝献皇帝丁	(82)
汉献帝建安元年 ...	(82)
汉献帝建安三年	(112)
汉献帝建安二年 ...	(102)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汉纪五十二

起重光协洽，尽昭阳作噩，凡三年。

※ 孝献皇帝乙 ※



初平二年

关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宗室贤俊，欲共立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韩馥、袁绍以书与袁术曰：“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

汉献帝初平二年(辛未，公元191年)

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的将领们商议，认为献帝年龄幼小，被董卓所控制，又远在长安，关塞相隔，不知生死，幽州牧刘虞是宗室中比较贤明的人，准备拥立他为皇帝。曹操说：“我们这些人所以起兵，而且远近之人无不响应的原由，正由于我们的行动是正义的。如今皇帝幼弱，为奸臣所控制，但没有昌邑王刘贺那样的可以导致亡国的过失，一旦你们改立别人，天下谁能接受！你们向北边迎立刘虞，我自尊奉西边的皇帝。”韩馥、袁绍写信给袁术说：“皇帝不是灵帝的儿子，我们准备依照周勃和灌婴废黜少主，迎

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马虞为帝。”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君，乃外托公义以拒之。绍复与术书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术答曰：“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又曰‘室家见戮，可复北面’，此卓所为，岂国家哉！悽悽赤心，志在灭卓，不识其他！”馥、绍竟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贡上虞尊号。虞见岐等，厉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

立代王的先例，尊奉大司马刘虞为皇帝。”袁术暗中怀有当皇帝的野心，认为国家有一个年长的皇帝对自己不利，于是表面上假托君臣大义，拒绝了韩馥和袁绍的建议。袁绍再次给袁术写信，说：“如今西边名义上有一个年幼的皇帝，但和先帝并没有血缘关系。公卿等朝臣都谄媚董卓，怎能再相信他们！只要派兵去守住关口要塞，自会把他们全都困死。我们在东边拥立一个圣明的皇帝，就可期望过上太平日子，为什么迟疑不决？再说，咱们全家被杀，你不想想伍子胥是怎样为父兄报仇的，难道可以再向这样的皇帝称臣吗？”袁术回信说：“皇帝聪明睿智，有周成王姬诵那样的资质。贼臣董卓乘国家危乱之时，用暴力压服群臣，这是汉朝的一个小小厄运，你竟说陛下‘和先帝没有血缘关系’，这岂不是诬蔑吗！你还说‘全家被杀，难道可以再向这样的皇帝称臣’，这事是董卓做的，难道是陛下吗！我满腔赤诚，志在消灭董卓，不知其他的事情！”韩馥与袁绍竟然派遣前任乐浪郡太守张岐等带着他们的提议到幽州，向刘虞奉上

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污邪！”固拒之。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欲奔匈奴以自绝，绍等乃止。

孙坚移屯梁东，为卓将徐荣所败，复收散卒进屯阳人。卓遣东郡太守胡轡督步骑五千击之，以吕布为骑督。轡与布不相得，坚出击，大破之，枭其都督华雄。或谓袁术曰：“坚若得雒，不可复制，此为除狼而得虎也。”术疑之，不运军粮。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者，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讎。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浸润之言，还相嫌疑，何也？”术踟躇，即调发军粮。

坚还屯，卓遣将军李

皇帝的尊号。刘虞见到张岐等人，厉声呵斥他们说：“如今天下四分五裂，皇帝在外蒙难，我受到国家重恩，未能为国雪耻。你们各自据守州、郡，本应尽心尽力为王室效劳，却反而策划这种逆谋来玷污我吗！”坚决加以拒绝。韩馥等人又请求刘虞主持尚书事务，代表皇帝封爵任官，刘虞仍不接受，打算逃入匈奴将自己隔绝起来，袁绍等人这才作罢。

孙坚率军移驻梁县以东，被董卓部将徐荣打败，他又收集残部进驻河南郡。董卓派遣东郡太守胡轡统率步、骑兵五千人攻打孙坚，任命吕布为骑督。胡轡与吕布不和，孙坚出来迎战，大破胡轡，斩杀了他部下的都督华雄。

有人对袁术说：“假如孙坚攻占洛阳，就不能再控制他，这是除掉了狼而得到了虎。”袁术感到疑虑，便不再给孙坚运送军粮。孙坚连夜奔驰，去见袁术，在地上画图为袁术分析形势说：“我所以奋不顾身，上为国家讨伐逆贼，下为将军报家门私仇。我与董卓并没有个人怨恨，而将军却听信外人的

催说坚，欲与和亲，令坚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今不夷汝三族，县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复进军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与坚战于诸陵间，卓败走，却屯渑池，聚兵于陕。坚进至雒阳，击吕布，复破走。坚乃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渑池间以邀卓。卓谓长史刘艾曰：“关东军败数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戇，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孤昔与周慎西征边、韩于金城，孤语张温，求引所将兵为慎作后驻，温不听。温又使孤讨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四千

挑拨之言来猜忌我，这是为什么？”袁术惭愧不安，立即调发军粮。

孙坚回到驻地，董卓派将军李催劝说孙坚，表示愿与孙坚结成儿女亲家，并要孙坚把他子弟中想做刺史、太守的，开列一个名单，由他推荐任用。孙坚说：“董卓逆天无道，我今天要是不能灭他的三族，昭示天下，则我死不瞑目，怎能与他结亲！”孙坚继续进军，抵达距洛阳九十里的大谷。董卓亲自出击，与孙坚在洛阳北邙山上东汉各皇帝的陵园之间交战，董卓败逃，退守渑池，在陕县集结兵力。孙坚进入洛阳，进攻吕布，吕布也被打败而退走。于是孙坚打扫皇帝宗庙，用猪、牛、羊各一的太牢之礼进行祭祀。在城南甄官署的水井中，找到了传国御玺。他又分兵到新安、渑池，以逼迫董卓。

董卓对长史刘艾说：“关东的叛军屡败，都畏惧我，不会有什么作为。只有孙坚不知死活，还挺会用人，应该告诉诸将，让他们知道提防。我从前与周慎到金城郡征讨边章、韩遂，我向张温请求率领部下做周慎的后援，张温不

屯安定以为声势。叛羌欲截归道，孤小击辄开，畏安定有兵故也。虏谓安定当数万人，不知但靖也。而孙坚随周慎行，谓慎求先将万兵造金城，使慎以二万作后驻。边、韩畏慎大兵，不敢轻与坚战，而坚兵足以断其运道。儿曹用其言，凉州或能定也。温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坚，卒用败走。坚以佐军司马，所见略与人同，固自为可；但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耳！”乃使东中郎将董越屯浞池，中郎将段熲屯华阴，中郎将牛辅屯安邑，其余诸将布在诸县，以御山东。辅，卓之婿也。卓引还长安。孙坚修塞诸陵，引军还鲁阳。

夏，四月，董卓至长安，公卿皆迎拜车下。卓抵

同意。张温又派我去讨伐先零的叛乱羌人，我知道不能取胜，但又不能不去，于是出发，留下别部司马刘靖率领四千步、骑兵驻在安定，作为呼应。羌军想切断我的归路，我稍攻击就冲开了阻截，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安定的军队。羌军以为安定会有数万大军，不知只有刘靖一支部队。孙坚随周慎作战，向周慎请求先率一万人前往金城，让周慎率二万人为后援。边章、韩遂害怕周慎的大军，不敢轻易与孙坚开战，而孙坚的军队足以切断他们的粮道。假如周慎那帮小子能用孙坚的计谋，凉州或许能够平定。而张温既不能听从于我，周慎又不能听从孙坚，最后只能战败而退走。孙坚是个佐军司马，见解却与我大致相同，确实是可用之才。只是他无缘无故地跟随袁家的那些儿子，最终还是会的送命的！”于是，董卓派东中郎将董越驻守浞池，中郎将段熲驻守华阴，中郎将牛辅驻守安邑，其余的将领分布各县，以抵御山东联军的进攻。牛辅是董卓的女婿。董卓率军回到长安。孙坚在修复历代皇帝的陵墓后，

手谓御史中丞皇甫嵩曰：“义真，怖未乎？”嵩曰：“明日以德辅朝廷，大庆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将天下皆惧，岂独嵩乎！”卓党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卓以问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诚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为未可。宜须关东平定，车驾还反旧京，然后议之。”卓乃止。

初，何进遣云中张杨还并州募兵，会进败，杨留上党，有众数千人。袁绍在河内，杨往归之，与南单于於扶罗屯漳水。韩馥以豪杰多归心袁绍，忌之；阴贬节其军粮，欲使其众离散。会馥将麴义叛，馥与战而败，绍因与义相结。绍客逢纪谓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结，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曰：“冀州兵强，

率军回到鲁阳。

夏季，四月，董卓抵达长安。公卿都来迎接，在他车前参拜。董卓拍着手对御史中丞皇甫嵩说：“义真，你害怕不害怕？”皇甫嵩回答说：“明公您以德辅佐朝廷，巨大的喜庆方才到来，我有什么害怕的！如果随意杀戮，滥施刑罚，则天下人人畏惧，岂只是我一个人呢！”董卓的党羽想依照周朝开国功臣姜子牙的先例，尊称董卓为“尚父”。董卓征求蔡邕的意见，蔡邕说：“您的威德确实很高，但我觉得不可以与姜子牙相比。应该等到平定函谷关以东的叛乱，皇帝返回旧京洛阳，然后再商议此事。”于是董卓作罢。

起初，何进派遣云中人张杨回并州去招募兵马。恰赶上何进被杀，张杨就留在上党，有部众数千人。袁绍在河内，张杨前往归附，与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共同在漳水岸边扎营。冀州刺史韩馥因为各地豪杰多拥戴袁绍，心中嫉妒，暗地里减少对袁绍的军粮供应，想使他的军队离散。正在这时，韩馥部将麴义叛变，韩馥进行讨伐，反被麴义战

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立。”纪曰：“韩馥庸才，可密要公孙瓒使取冀州，馥必骇惧，因遣辩士为陈祸福，馥迫于仓卒，必肯逊让。”绍然之，即以书与瓒。瓒遂引兵而至，外托讨董卓而阴谋袭馥，馥与战不利。会董卓入关，绍还军延津，使外甥陈留高幹及馥所亲颍川辛评、荀谏、郭图等说馥曰：“公孙瓒将燕代之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其锋不可当。袁车骑引军东向，其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谏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监危吐诀，智勇过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谏曰：“袁氏一时之杰，将军资三不如

败。袁绍就乘此机会与麴义相互联合。

袁绍的门客逢纪对袁绍说：“将军倡导大事，却要依靠别人供应粮草，如果不能占据一个州作为根据地，就不能保全自己。”袁绍说：“冀州兵强，而我的部下又饥又乏，假如不能成功，就没有立足之处了。”逢纪说：“韩馥是一个庸才，您可秘密联络公孙瓒，让他攻打冀州。韩馥必然惊慌恐惧，我们便乘机派遣有口才的使节去为他分析祸福，韩馥迫于突然发生的危机，必然肯把冀州出让给您。”袁绍觉得有理，就写信给公孙瓒。公孙瓒便率军到冀州，表面上声称去讨伐董卓，而密谋袭击韩馥。韩馥与公孙瓒交战，失败。正好董卓进入函谷关，袁绍便率军返回延津，派外甥、陈留人高幹与韩馥所亲信的颍川人辛评、荀谏、郭图等人去游说韩馥：“公孙瓒统率燕、代两地的军队乘胜南下，各郡纷纷响应，军锋锐不可当。袁绍又率军向东移动，意图不可估量，我们为将军担心。”韩馥心中恐慌，问他们说：“既然如此，那么该怎么办呢？”荀谏说：“您自己判断一下，宽厚

之势，久处其上，彼必不为将军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资也，彼若与公孙瓒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为同盟，当今之计，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彼必厚德将军，瓒亦不能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恒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闻而谏曰：“冀州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欲以州与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先是，馥从事赵浮、程涣将强弩万张屯孟津，闻之，率兵驰还。时绍在朝歌清水，浮等从后来，

仁义，能为天下豪杰所归附，比得上袁绍吗？”韩馥说：“比不上。”荀谌又问：“那么，临危不乱，遇事果断，智勇过人，比得上袁绍吗？”韩馥说：“比不上。”荀谌又问：“数世以来，广布恩德，使天下家家受惠，比得上袁绍吗？”韩馥说：“比不上。”荀谌说：“袁绍是这一时代的人中豪杰，将军以三方面都不如他的条件，却又长期地处在之上，他必然不会屈居将军之下。冀州是天下物产丰富的重要地区，他要是与公孙瓒合力夺取冀州，将军立刻就会陷入危亡的困境。袁绍是将军的旧交，又曾结盟共同讨伐董卓，现在的办法是，如果把冀州让给袁绍，他必然感谢您的厚德，而公孙瓒也无力与他来争。这样，将军便有让贤的美名，而自身则比泰山还要安稳。”韩馥性情怯懦，便同意了他们的计策，韩馥的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得到消息，劝阻韩馥说：“冀州地区可以集结起百万大军，所存粮食够吃十年。袁绍只是一支孤单而缺乏给养的客军，仰仗我们的鼻息，好像怀抱中的婴儿，不给他奶吃，

船数百艘,众万余人,整兵鼓,夜过绍营,绍甚恶之。浮等到,谓馥曰:“袁本初军无头粮,各已离散,虽有张杨、於扶罗新附,未肯为用,不足敌也。小从事等请以见兵拒之,旬日之间,必土崩瓦解。明将军但当开阁高枕,何忧何惧!”馥又不听,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赵忠故舍,遣子送印绶以让绍。绍将至,从事十人争弃馥去,独耿武、闵纯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绍皆杀之。

绍遂领冀州牧,承制以馥为奋威将军,而无所将御,亦无官属。绍以广平沮授为奋武将军,使监护诸将,宠遇甚厚。魏郡审配、巨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绍以丰为别驾,配为治中,及南阳许

立刻就会饿死,为什么要把冀州交给他呢!”韩馥说:“我本来是袁家的老部下,才干也不如袁绍,自知能力不足而让贤,是古人所称赞的行为,你们为什么偏要反对呢?”先前,韩馥派从事赵浮、程涣率领一万名弓弩手驻守孟津,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率军火速赶回冀州。当时袁绍在朝歌的清水口,赵浮等从后赶来,有战船数百艘,兵众一万余人,整齐军容鼓声,在夜里经过袁绍的军营,袁绍十分厌恶。赵浮等赶到冀州,对韩馥说:“袁绍军中没有一斗粮食,已经各自离散,虽然有张杨、於扶罗等新近归附,但不会为他效力,不足以为敌。我们这几个小从事,愿率领现有部队抵御他,不过十天,袁军必然土崩瓦解。将军您只管打开房门,放心睡觉,既不用忧虑,也不必害怕!”韩馥仍不采纳,于是离开冀州牧官位,从官府中迁出,在中常侍赵忠的旧宅居住,派儿子把印绶送给袁绍,让出冀州。袁绍将要到达邺城,韩馥部下的十名从事争先恐后地离开韩馥,唯独耿武、闵纯挥刀阻拦,但禁止不了,只好作罢。袁

攸、逢纪、颍川荀谡皆为谋主。

绍以河内朱汉为都官从事。汉先为韩馥所不礼，且欲微迎绍意，擅发兵围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楼，收得馥大儿，槌折两脚。绍立收汉，杀之。馥犹忧怖，从绍索去，往依张邈。后绍遣使诣邈，有所计议，与邈耳语；馥在坐上，谓为见图，无何，起至阁，以书刀自杀。

鲍信谓曹操曰：“袁绍为盟主，因权夺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只以遭难。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操善之。会黑山，于毒，白绕，固年十馀万众人略东郡，王肱不能御。曹操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

绍来到后，将耿武、闵纯二人处死。袁绍于是兼任冀州牧，以皇帝的名义任命韩馥为奋威将军，但既没有兵，也没有官属。袁绍任命广平人沮授为奋武将军，派他监护所有将领，对他十分宠信。魏郡人审配、巨鹿人田丰都因为人正直，不为韩馥欣赏，袁绍任命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与南阳人许攸、逢纪、颍川人荀谡均成为袁绍的主要谋士。

袁绍任命河内人朱汉为都官从事。朱汉原先曾被韩馥所不礼，这时又想迎合袁绍的心意，便擅自发兵包围韩馥的住宅，拔刃登屋。韩馥逃上楼去，朱汉捉住韩馥的大儿子，将他的两只脚打断。袁绍立即逮捕朱汉，将他处死。但是韩馥仍然忧虑惊恐，请求袁绍让他离去，袁绍同意，于是韩馥就去投奔陈留郡太守张邈。后来，袁绍派使者去见张邈，商议机密时，使者在张邈耳边悄悄细语。韩馥当时在座，以为他们是在算计自己。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进厕所，用刮削筒牍的书刀自杀了。

鲍信对曹操说：“袁绍身为盟主，

阳，破之。袁强因表操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

南单于劫张杨以叛袁绍，屯于黎阳。董卓以杨为建义将军、河内太守。

太史望气，言当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诬卫尉张温与袁术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杀温于市以应之。

青州黄巾寇勃海，众三十万，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馀级。贼弃其輜重，奔走度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馀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

刘虞子和为侍中，帝思东归，使和伪逃董卓，潜

却利用职权，专谋私利，将自行生乱，成为第二个董卓。如果抑制他，我们没有力量，只会树敌。我们可暂且先去黄河以南发展势力，等待形势变化。”曹操十分同意。正好黑山、于毒、白绕、眭固等黄巾军余部十余万人进攻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御。曹操就率军进入东郡，在濮阳进攻白绕，将白绕打败。于是，袁绍便向朝廷举荐曹操为东郡太守，曹操将郡府设在东武阳。

青州黄巾军进攻勃海，部众达三十万人，准备与黑山军会合。公孙瓒率领步、骑兵二万人在东光县以南迎击，大破黄巾军，斩杀三万余人。黄巾军丢弃輜重，奔逃渡过黄河。公孙瓒在黄巾军渡过一半时逼近，黄巾军再次大败，死了数万人，河水被血染成了红色。被俘虏的有七万余人，车辆、甲冑和财物不计其数。公孙瓒威名大震。

刘虞的儿子刘和在宫廷担任侍中，献帝想要东归洛阳，便命刘和假装逃避董卓，秘密地经武关去见刘虞，要刘虞出兵去接献帝。刘和走到南阳时，袁术企图利用刘虞为外援，便扣住刘

出武关诣虞，令将兵来迎。和至南阳，袁术利虞为援，留和不遣，许兵至俱西，令和为书与虞。虞得书，遣数千骑诣和。公孙瓒知术有异志，止之，虞不听。瓒恐术闻而怨之，亦遣其从弟越将千骑诣术。而阴教术执和，夺其兵，由是虞、瓒有隙。和逃术来北，复为袁绍所留。

是时关东州、郡务相兼并以自强大，袁绍、袁术亦自相离贰。术遣孙坚击董卓未返，绍以会稽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夺坚阳城。坚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引兵击昂，走之。袁术遣公孙越助坚攻昂，越为流矢所中死。公孙瓒怒曰：“余弟死，祸

和，答应在刘虞兵到之后一起西行，命刘和给刘虞写信。刘虞接到信后，便派数千名骑兵去见刘和。公孙瓒知道袁术素有称帝的野心，就劝阻刘虞，但刘虞不听。公孙瓒害怕袁术知道此事后会怨恨自己，也派堂弟公孙越率领一千名骑兵去见袁术，并暗中挑唆袁术扣留刘和，吞并刘虞派去的队伍。从此刘虞与公孙瓒有了仇怨。刘和从袁术处逃走北上，又被袁绍留住不放。

这时，函谷关以东的各州、郡长官只顾相互吞并，扩充自己的势力，袁绍、袁术兄弟自身也离心离德。袁术派孙坚前去攻打董卓，孙坚尚未返回，袁绍就任命会稽人周昂为豫州刺史，偷袭并攻占孙坚的根据地阳城。孙坚叹息道：“大家共同为大义而起兵，想要拯救国家的危难，现在逆贼董卓就要被打败了，但我们却各自如此相待，我能与谁一起合力奋战呢！”便率军还击周昂，周昂败退。袁术派公孙越帮助孙坚进攻周昂，公孙越被流箭射死。公孙瓒知道后大怒，说：“我弟弟的死，祸首就是袁绍。”于是他率军驻扎磐河，上

起于绍。”遂出军屯磐河，上疏数绍罪恶，进兵攻绍。冀州诸城多畔绍从瓚。绍惧，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瓚从弟范，遣之郡，而范遂背绍，领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将帅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又悉改置郡、县守、令。

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瓚同师事卢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备与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

书朝廷，历数袁绍所犯的罪恶，然后进军攻击袁绍。冀州下属各城邑多数背叛袁绍而响应公孙瓚。袁绍感到恐慌，便把自己所佩带的勃海太守印绶授予公孙瓚的堂弟公孙范，派他前往勃海郡出任太守，以求和解。然而，公孙范随即便背叛了袁绍，率领勃海郡的军队前去协助公孙瓚。于是，公孙瓚自行任命部将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并全部更换了各郡、县的长官。

当初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涿郡人刘备，幼年丧父，家境贫苦，与母亲一起靠贩卖草鞋为生。刘备身高七尺五寸，双手下垂时能够超过膝盖，耳朵很大，连自己的眼睛都能看得到。他胸怀大志，不多说话，喜怒不形于色。他因曾经与公孙瓚一起在卢植门下学习儒家经义，所以便投靠公孙瓚。公孙瓚派他与田楷夺取青州，建立了战功，因此被任命为平原国相。刘备年轻时与河东人关羽、涿郡人张飞交情深厚，于是委派他们两人为别部司马，分别统领部队。刘备与关羽、张飞两个